

从两个PMI背离看制造业战略转型

王勇

8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公布,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比上月微升0.2个百分点。而此前汇丰公布的7月中国制造业PMI终值47.7,创11个月内最低水平,同时也显示制造业运行连续第三个月放缓。笔者认为,要用战略视野看待汇丰PMI与官方PMI的背离,这充分印证中国制造业在战略转型,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汇丰PMI与官方PMI背离是必然的。

两个PMI背离 主因是样本不同

汇丰PMI与官方PMI走势相背离这不是第一次了,原因主要在于各自的样本选择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中大型企业占多数,汇丰的样本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我国大型企业政策的敏感度超过小微企业,PMI又是一个靠汇集主观感受形成的指标,所以政策实施初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不过,我们还应该用一种战略视野看待这种背离。

一是对中国而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中国的核心利益、内外政治博弈、对外合作与经贸往来等,都要依赖实体经济

■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以结构转型 破解中国式青年就业危机

付建利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以投资驱动为引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中国亦由此被定位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民工荒困扰大量民营企业。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却成批找不到工作。民工荒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说明,中国的就业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和结构性危机。现有的很多行业和岗位仍旧属于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大多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此前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旧停留于传统的投资驱动型模式,结构转型多年来停留于口号层面。一旦宏观经济下行,很多过剩产能行业需求萎缩,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此外,尽管加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仍然很大,但新一代的农民工除了满足温饱之外,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追求成长空间,使得传统的制造业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问题却日趋严重。有调查统计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生签约率为26%,同比2012届下降11个百分点,本科毕

中国式金融危机不会爆发

王宸

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前景是否已经放缓或者消失?中国股市的前景又如何,是否会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也遭遇大规模的做空冲击?会不会爆发一些国外媒体所称的“中国式金融危机”?做空人民币无利可图。或者说,人民币未来持续升值的压力仍然十分明显。首先,汇率贬值与资本剧烈流出高度一致,人民币与美元高达2.75%的利差使得中国对外的吸引力居高不下,热钱进出并未产生明显的方向性影响,因此,“做空人民币”并无明显套利空间;其次,人民币贸易结算展开以来发展势头迅猛,在新兴货币大幅跳水之后,越来越多的贸易结算会转向使用人民币,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总量规模还会快

济特别是制造业提供安全手段和实力保障。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发展迅速,产量很高而且拥有后发优势,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有“世界工厂”之称。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已成发达经济体挑战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仅在高端领域抢占优势地位,还要在中端领域夺回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占据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世界大趋势。所以,汇丰PMI的每一次走弱,对我国来讲,都要用平常心去正确对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二是汇丰PMI与官方PMI背离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当前的制造业增长依然处于平稳增长区间,属于可接受的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还将缓慢推进。而在经济转型期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投资的方向选择问题,国家最新的产业政策支持的产业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产业等虽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毕竟属于新兴领域,企业对于其投资周期、管理技术、风险控制等都因为缺乏经验而不敢贸然出手;而传统粗放型产业,因受国家产业政策限制而不能投资。不过,当前这种犹豫期正在成为过去,因此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尽管慢但似乎更扎实。

三是从7月汇丰PMI分项指标来看,制造业产出连续第二个月出现收缩,收缩率环比略有加速,但整体仍算轻微。新订单总量创下11个月来最大降幅。但从官方

业生为35%,低于2012年同期12个百分点。中国大学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已高达16.4%,同官方就业率形成巨大反差。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还将不断提高。这固然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我们的教育体制长期以来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或许也与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有关;但更深层次原因,还要归咎于转型期经济结构不合理。由消费驱动的新产业、新经济由于结构转型步履维艰,并未形成气候,对劳动力的吸纳极为有限,而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不适应很多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以至于不少单位一方面缺人,另一方面也招不到人。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出现了巨大鸿沟。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要解决中国式就业危机,除了革新教育理念,改进大学教育培养机制外,更需要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业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利益,更关乎老百姓对知识的态度,政府唯有壮士断腕,改变旧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才能破解中国式青年就业危机。(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速扩大,近来已有消息称人民币已经跻身全球前十大结算货币;第三就是外汇市场的投机资金会跟踪国际贸易结算的趋势,继续押注人民币升值,甚至会在人民币升值的投机中加大赌注,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会轻易改变。受此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会显著提升,中国股市也会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推动下出现一波明显的反弹上涨行情,届时中国股市纳入MSCI指数或许就会实现,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总体前景,将是在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的同时,出现一次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在上海Shibor利率出现剧烈动荡前后,中国监管当局先后对债券市场、商业银行进行大规模整顿,严格监管“影子银行”等问题也被市场广泛传播,但在金融市场整体前景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大趋势下,债市、“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问题都容易被市场消化,特

PMI看,大型企业PMI为50.8%,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49.6%,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9.4%,比上月回升0.5个百分点。2013年7月,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4升1降。

制造业发展还需战略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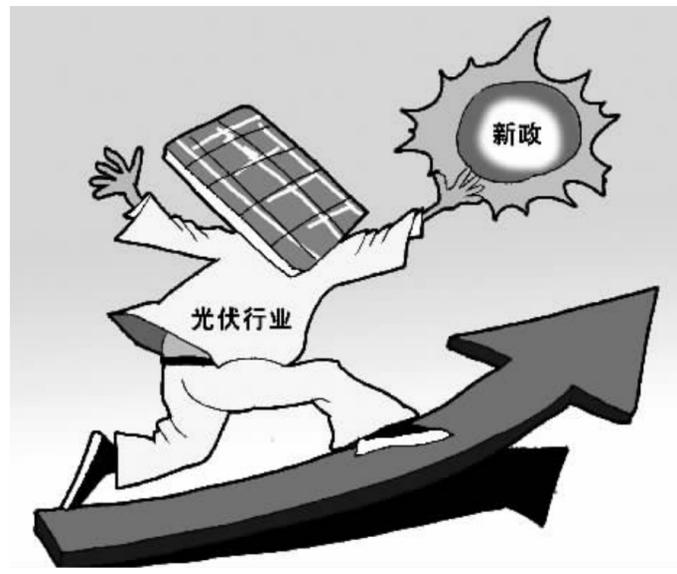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优化布局。

首先,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研究开发,迎接挑战,在竞争中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努力占领制造业创新高地。而制造业自主创新必须从培育自主品牌、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做起,掌握制造业核心技术,使品牌的发展、定位和后续的一系列规划都能拥有自主权。中国的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是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庞大后备军,必须给予这支庞大的企业群以更多的关心扶持,引导他们加强技术改造,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销售服务。

其次,由企业担纲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引领制造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新格局。因为科技进步是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撑,合理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能对科技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目前应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制造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还应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自主性的产业。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与兼并重组,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第三,为防止外国因素意外恶化造成对中国经济的急速下拉,积极释放内需,理应是稳增长的“杀手锏”。其中,推动居

光伏行业拐点显现



外交谈判有转机,光伏产业可喘息。战略扶持出新版,财政补贴送暖意。海外商机要把握,国内市场多开辟。行政干预留教训,产业重振慎行棋。

ICLONG/漫画 孙勇/诗

别是一旦中国股市转好,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会受到极大的鼓励。因此,所谓的“中国式金融危机”只是“外科手术式”的动荡,并不可能超过中国股市连续暴跌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外汇市场快速、逐步的发展过程中,M2总量的增长也更容易被市场吸收,如果考虑企业债务从本币的直接融资市场向包括外币在内的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转变,那么,在金融市场总体良性发展转变的大背景下,企业负债水平会逐步降低,而这与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并不矛盾。总体来看,只要本币汇率保持稳定均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保持较高的吸引力,那么中国金融市场中各种矛盾都会在发展中获得机遇,监管层能够保持高度警惕,并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外科手术式”的解决方案对中国反而是最好的。金融风暴的焦点仍在欧美。虽然美国经

实体部门高负债 可能推高银行不良贷款率

张荣楠

银监会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39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6%,不良贷款率与上月持平。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负债率上升,中国不良贷款率可能将在未来大幅上升。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39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6%;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97%;拨备覆盖率291.3%,同比上升0.59个百分点,拨备比2.88%,同比上升0.09个百分点。其中,平台贷款余额9.7万亿元,同比增长6.2%,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低9个百分点;银行理财资金余额9.08万亿元,其中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2.78万亿元。

尽管从账面数据来看,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并不高,甚至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不良贷款率都在可控范围内。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很大部分的不良贷款是隐性的,许多隐性不良资产并未涵盖在内,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被大大低估。

进入2013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下行、工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应付账款坏账加重导致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现抬头之势。尽管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率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由于亏损面不断扩大(目前企业亏损面已升至20.7%),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应收账款回收和资金回笼困难,其中制造业则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点风险区域。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105%,企业高负债率犹如在钢丝上行走,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期,企业的偿债困难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出现问题,甚至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这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

中国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杠杆率)为何如此之高?这恐怕与结构性产能过剩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根据Wind资讯统计,2012年末钢铁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同比微增了1.44个百分点,44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35%。而今年1-5月,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总额4.3万亿元,同比增长4.3%;负债总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6.5%;资产负债率69.4%,提高1.4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产能过剩进一步蔓延,不仅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数据显示,风电行业2012年末资产负债率同比上升了2.02个百分点,21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2.96%。

由于银行计提更多的坏账准备来应对企业可能收不回的应收账款,而其中,一向为贷款大户的钢铁、电力、制造、地产相关产业恰恰是此次坏账准备增加的重灾区,这势必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长期的拨备覆盖。此外,尽管现在银行的拨备率和存贷比,能够覆盖不良资产反弹的风险,但只是短期能覆盖,从长期来说,中国企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增速下滑,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利润缩水”这样的困境,更要面对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难题,势必要淘汰大量落后产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这很可能导致很多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危机或转型危机,银行业必须有足够能力承受不良资产持续上升的风险。中国更须警惕隐性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风险。首先,当前许多银行的表外融资新增规模超过表内信贷新增规模,表外融资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理财亏损无法偿还,银行为了避免声誉上的损失,可能会动用表内资金来偿还理财资金,使表外风险转移至表内,并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其次,基础设施信贷资金量大,风险易暴露。在目前的融资模式下,部分依靠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融资平台贷款解决,城投债也是其资金来源之一。现行融资模式存在运作不规范、还款来源上对土地收入依赖较大等问题。眼下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在外部筹资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部分银行短期内无法筹到必须的资本数额。由于杠杆使用过高,信用规模迅速膨胀加大通胀或资产泡沫压力,货币当局收紧信贷,将可能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引发不良贷款攀升,给经济造成更大冲击。因此,需充分估计隐性不良贷款规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重点领域做好提前布控极为迫切。(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